



院图书馆

小小的铁流

克明

小小的铁流

克 明

封面设计：周 建 夫

插 图：张 德 育

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小小的铁流

克 明

*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230 1/32 4.75印张 95千字

1981年11月北京第1版 1981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8,000册 定价0.40元

内 容 提 要

小说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暴发的前夕。

大勇是个倔强而有心数的孩子，他怀着对地主的杀父之仇，跟着母亲熬着苦日子。

一九三六年春，村里有了地下党的活动，福恒爷爷和铁匠郑师付，成了大勇、大各、小虹几个孩子的引路人。

不久，“七、七事变”暴发了，三个孩子和他们的小伙伴们，在福恒爷爷的带领下，形成了一支小小的抗日的铁流，和日寇、汉奸、顽固派，进行了许多机智、勇敢、顽强的斗争。

小说情节生动、语言流畅、优美、朴实，生活气息浓厚。

《战斗的童年文学丛书》

出版说明

在祖国几十年烽火漫天的征途上，有少年儿童
的脚步；在宏伟壮丽的革命历史画廊里，记载着少年
儿童可歌可泣的功绩。

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从她诞生那天起，就象园丁
爱护幼苗一样，把少年儿童当作祖国的未来，在他们
身上寄托着开创新时代的希望，对他们无微不至的
关怀、培养……党号召少年儿童团结起来，参加革命
斗争，在战斗里锻炼成长，为拯救苦难的祖国贡献力
量。于是，在大革命时期，成立了劳动童子团，团员
们尽自己的力所能及，支援北伐战争；在土地革命时
期，成立了少年先锋队 and 共产主义儿童团，参加打土
豪、分田地，保卫苏维埃政权；在抗日战争时期，各抗
日民主根据地，组织了儿童团、学生会。团结广大少
年儿童投入了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；在解放战争时
期，不少解放区组织同学们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土地
改革运动和伟大的解放战争。同时，在各个革命历
史时期，在人民军队里，还有少年儿童武装组织：少
共国际师、工农红军少年先锋队、少年铁血队等。在
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，有秘密工作的地下少先队、

报童近卫军，还有进行合法斗争的新安旅行团、孩子剧团……

革命的少年儿童，在革命洪流里，沐浴着党的阳光，步伐豪迈，歌声嘹亮，斗志昂扬。他们跟随父兄，怀着美好的共产主义理想，不怕艰难困苦，不怕流血牺牲，刻苦地学习文化知识，努力掌握革命本领，忘我地参加战斗。

千千万万个孩子在革命暴风雨里成长起来了。他们在漫长的革命道路上，有的为革命作出了可贵的贡献，成了人民喜爱的小英雄、小模范；有的在枪林弹雨中，或是在白色恐怖下，为祖国、为人民、为壮丽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他们的名字将永远记在人民心里。他们的光荣事迹，将世代为人民传颂；他们的伟大精神，他们的无私无畏的高尚品质，也将永远是广大少年儿童学习的榜样。

《战斗的童年文学丛书》，就是为了记载这些革命少年儿童组织的光荣事迹，歌颂这些少年儿童的不朽精神，塑造少年英雄的光辉形象而编辑出版的。

这套丛书里，有中篇小说、长篇小说，有故事，也有长篇回忆录，将在几年内陆续编辑出版。由于编辑能力有限，水平不高，工作中必然会有不少缺点甚至错误，诚恳地希望少年朋友们多多批评指正。

目 次

第 一 章	小伙伴·····	1
第 二 章	铁匠师傅进了村·····	17
第 三 章	仇恨·····	36
第 四 章	事变的风云·····	49
第 五 章	熊熊的火把·····	75
第 六 章	大战之前·····	84
第 七 章	厉害的娃娃兵·····	102
第 八 章	大勇遇险·····	112
第 九 章	小小的铁流·····	125
后 记	·····	142

第一章 小伙伴

一

一九三六年春天，冀中平原天旱。可是在三义庄一带的水涝泡子里，小麦却长得格外水灵。进了农历三月，遍野翠绿的麦苗，都窜了茬子，一阵微风吹过，麦浪起伏，就象是绿海里翻滚波涛。一场细雨，洗净了大地，也洗净了天空。蓦地，一道长虹出现在西天边，就象是搭起一座从人间通往天上的彩桥。

村子北街路西的胡同里，走出一男一女两个孩子。他们每人肩后背一个荆条筐篮，出了街口，跨过围村堤，踏着两旁铺满野草、小花的土路，朝滹沱河边走去。男孩子姓尉，叫大勇，高挑身材，浓眉大眼，长方脸上，泛着熟透的高粱那种水红色。他穿的是白粗布对襟小褂，毛蓝裤子，裤腿缩到膝盖，头上还箍了块羊肚手巾，刚刚十四岁，看上去却象是一个小大人。女孩子姓王，叫小虹，比大勇小一岁，个子也比大勇矮半头，红润润的圆脸，弯弯下垂的双眉，睫毛特别浓密的眼睛里，瞳仁儿又黑又亮，略显浅黄的头发，梳成两个齐刷刷的小辫儿。她穿的是红粗布裤褂，远远看去，就象绿野里开放的一朵红花。

俩人一边走着，一边说话。

“你们娘儿俩又没有下锅的了？”小虹歪着头，关切地问。她的声音，就象小小的金铃轻轻摇动。

“瓦罐空了。囤脚也露了底儿。娘的线子纺不出来，就指着野菜过艰年哩！”大勇说。小小的人儿，心里也装满了忧患。

“夜来俺爹刚给家送来半斗高粱，回去跟娘说一声，先舀给你们二升吧！”小虹说。她是个好脾气又好心眼儿的小姑娘。大热天拣一把麦穗，听说谁家揭不开锅，就偷偷地放到谁家门口；看到哪个小朋友饿了肚，一个糠饽饽也要掰成两半儿，一块吃。

“甭了！”大勇摇摇头。他是多么感激小同伴的好心啊，可是小虹家娘儿俩，指着爹爹扛活挣来几斗粮食巴曳着，也够艰难的，怎么好意思在人家嘴里夺食？他学着大人的口气说：“没有上不去的山，没有过不去的关，老天爷饿不煞家雀儿！”说着，还鼓了鼓肚子，显示出并不要别人接济的硬气劲儿。

两个孩子走近河堤时，太阳升起来了。金色的光辉，洒满村庄，田野，大地。西天的彩虹，更加真切，鲜艳，清新，连那蓝天上悠悠浮动的白云，也镶上了美丽的花边。

二

三义庄是县城东北十八里的一个古老村庄。处在滹沱河道一个由西折向北，又由北折向东的转弯的地方，就象是坐在一个天然的椅圈里。村里三百来户庄稼人，千百年来，一直受着洪水祸害，恶霸欺凌。大勇家祖宗三辈就没有地土，是只靠刮土熬硝盐过活的赤贫户。三年前，恶霸地主李金树在十字街开起一座官盐店，忌恨大勇爹爹熬硝盐夺

他的生意，勾来盐警——人们叫做盐兵队的狗子们，把爹爹抓进城里监狱杀害。大勇和娘就过得更加困难了。穷苦的日子，磨炼出大勇勤劳、刻苦、刚强的性格，也使他过早的成熟起来。大勇娘三十二岁，她本是个欢眉大眼的俊气女人，大勇爹死后，靠两只手摇纺车挣几个血汗手工钱养活儿子，日夜操劳，额上过早地出现皱纹，看上去已象个四五十岁的人。她把生活的希望寄托在一天天长大的儿子身上。大勇也越来越成了妈妈撑持苦日子的小帮手。

小虹家是大勇家的东邻。两家的土坯房连山，推开相隔的篱笆门，就是一个院。小虹的娘云老姑，是尉家门里的老姑娘，没兄没弟，招来丈夫王老绍在娘家过日子，因此人们还习惯地叫她“云老姑”，叫她男人“老绍姑夫”。老姑夫已给李金树当了十年长工。云老姑胖墩墩的身材，圆脸上有一层不太明显的雀斑，眼睛总是细眯着，象是在微笑。她看大勇就象是自己的孩子。小虹和大勇，从小一块长大，上树捋叶，下河逮鱼，洼里拾庄稼，河滩挑野菜……，都是谁也离不开谁的小伙伴儿。

彩虹渐渐消失了。两个孩子上了河堤，只见漳沱河水已落得象是一条银线，曲曲弯弯地穿向东方。河滩上，新生长的野菜，已经连成大片，从河堤根一直到水边，密密麻麻，新鲜水灵，就象是铺了一条茵茵绿毡：红梗绿叶的“老鸹筋”，紫心花叶的“黑心菜”，还有叶儿狭长的“苣荬菜”、“醋醋柳”，甩着粉红喇叭花的“燕葫芦苗”……，他俩用不着商量，就一齐奔野菜最密的地方来了。他们挑选那棵大、鲜嫩的，用镰刀尖儿剝下来，抖去根部的泥土，小心地装进筐篮。篮满了，就倒成小堆，等会儿敛成大堆，再装筐，紧紧地煞上一条绳子，背回家去，就可以掺点糝面面儿的做蒸食吃了。

日头高挂在护堤柳梢。大勇、小虹的衣裳，都浸透了汗水。于是两

个人来到河边涮手洗脸。清亮得照见人的河水里，一群黄谷鱼正顶着细流儿游动，它们看见人来，扑啦啦打起溅儿，银色的鳞片在阳光下一闪，又一阵急雨似地潜回水里，拉着巴儿游远了。涟漪消失了，水面平静下来，河水里倒映出两个孩子的身影。

一群花里胡哨的小黑点，呜吼山叫着，从河上游下来了。这是恶霸地主李金树的儿子李星魁，领一群抱粗腿的小羔子来玩水。李星魁长得象条白蜡竿子，焦黄蜡气的瘦长脸，窝眊眼，塌鼻梁，虽已十六岁了，还在小学二年级“蹲红椅子”。这小子成天逃学打群架，专找穷娃娃欺负。他看见有两个孩子在水里洗涮，手搭在眉上打个眼照，朝身后的小羔子们挤了挤眼，坏小子们一蹦三跳地朝大勇、小虹直冲过来。李星魁抖搂着哆哆嗦嗦的灰绸子夹袍，扯开劈拉嗓子叫喊：

“谁家的贼崽子，来这里偷菜！”

大勇、小虹正撩着水花说话，听见喊声，都抬起头来。小虹眼尖，一眼看出李星魁帽盔儿上的红疙瘩。

“又是那群小王八羔子。欺人欺到河边上来了！”她声音里有一点惊惶。

“别怕他们，有我哩！”大勇沉着地安慰同伴。

俩人回到河滩上，大勇一手叉腰，一手攥起铁锤似的小拳头；小虹歪着脑袋，手里举着镰刀，眼睛扑闪扑闪地望着越来越远的小羔子们。他们受这伙羔子的欺负，不是一回、两回了：冬天，大地冰封，溱沔河象条雪龙睡在大平原上。两个小伙伴，用冻得象发面饽饽似的小手，拂去堤根的冰雪，拣起一小堆一小堆干棒树枝，李星魁领小羔子们来了，他们呜吼一声，把小干棒给扔进雪里。春天，柳芽发了，柳枝绿了，大勇、小虹各骑在一棵老柳树的横枝上，用小手嗤溜嗤溜地捋着金色

的柳叶，忽听得树底下有什么响动，低头一看，李星魁一群小羔子们，正踢他们放在树下的小筐当球儿玩。大勇、小虹跳下树来，小羔子们早嘻嘻哈哈跑远了……。

眼瞅着，李星魁领着小羔子们来到跟前了。他那窝眊眼，贼溜溜地盯着一堆堆水灵灵鲜嫩野菜，故意咋呼道：

“好大的胆子，敢挑俺家的菜！”

“你叫唤什么？”大勇的眼睛直瞪着逼近的李星魁，攥紧铁锤般的小拳头。

“这大河也是你家的？这大河滩上哪儿写着‘李’字？”小虹面颊涨得通红，眼睛里闪着愠怒，两个小辫扎煞得老高，声音里充满了委屈。

李星魁嘿嘿一笑，横着脸说：

“俺爹是村长，也是河务会长，村里庄外，堤坡河滩，全属俺家。”他朝小羔子们一支乍胳膊，“给我扬了！”

小羔子们呜吼喊叫，奔向菜堆，脚踢手扬，雨点似的把菜撒到河里。大勇看见一棵棵鲜嫩的野菜随着水流儿漂走了，就象被人从手里夺走饭碗一样焦急。“呸呸！”他朝两个手心里各啐了一口唾沫，狠劲搓了两搓，喊着：“你赔我的野菜！”饿虎扑食似的，直朝李星魁冲去。李星魁很乖巧，早防着大勇这一手，身子一闪，跳到一边，朝小羔子们喊道：“都来，给我揍这小子！”小羔子们立刻呜吼山叫着围上来。“叫你帮狗吃食，着打！”大勇挥着两只拳头，一连打倒了两三个，可是他身上也重重地挨了几下子。

“财主羔子欺负人啦！救人来呀……”小虹眼看着大勇要吃亏，又急、又气、又心疼，晃着镰刀上不去手，看见有个大人趟水过河来了，就跳起脚儿叫喊。



李星魁占了便宜，窝眄眼一挤，领小羔子们跑了。

“叫你狗日的乍翅！”大勇追上后边的一个，又狠狠地踹了一脚。

三

一位脚步稳健、身材魁梧的老汉，来到大勇、小虹跟前。老汉头上戴着秫秸篾子编的尖顶草帽，身穿毛蓝裤褂，赤红脸，连鬓胡，肩上背着一个装有剗猪刀剪用具的褡裢，手里擎一把明光锋利的大铲，走到两个孩子身边，温和地轻声问道：

“勇，虹，又受欺负了？”

两个孩子一看见来的是张福恒爷爷，立刻扑向老人，委屈地叫了声：“爷爷”，眼里都滚下了泪珠。

大勇常听娘说，福恒老汉的爹爹张老岚，是清朝时在这一点打洋兵、砸教堂的义和团头目。有天晚上，张老岚他们被西太后勾来的洋毛子，包围在河边。一场血战，用大刀片砍下上百个洋毛子脑袋，后来路断粮绝，无法突出重围，张老岚和弟兄们跳河牺牲，没有一个人投降。直到这会儿，人们仍称村北渡口为“老岚渡”，纪念这位坚贞不屈的老英雄。福恒老汉是同爹爹一样的硬汉子，又是这一带剗猪打蹄治牲畜病的能手。穷人家谁买来小猪要剗，谁家的牲口胀肚、拐腿，只要他听说了不用请，自己就到。可是李金树二百银洋买的大骡子得了结症，摆下酒席三请，他硬是不去。老汉没有地土，没有房屋，只在村北路东，离大勇他们胡同不远，赁来几间土坯房，开了个客店。水乡农村，来往客人不多，每逢店里清闲，他就锁起大门，背起褡裢，扛起大铲，串乡去耍手艺。老汉五十多岁没娶亲，却特别喜欢孩子，经常给孩子们讲有趣的故事：

过五关、火焰山、天仙女下凡，傻女婿回门……不过孩子们最爱听的，还是红脸大汉斗财主，义勇军在关外杀东洋鬼子兵……每逢听完，孩子们还要歪着小脑袋，刨根追底地问：“这是真的吗？红脸大汉嘛时候到咱这来呀？……”

福恒爷爷满面红光，炯炯的眼睛里闪露着亲切、慈祥。老人是多么喜欢大勇、小虹这样的孩子啊！他看见孩子，就象看见嫩枝新叶的小树，他愿用自己的双手抚育他们，用自己的血汗灌溉他们，让他们快地长大。

两个孩子跟在老人身边，朝村里走着。轧了两道深深辄沟的土路两旁，铺着绿茸茸的小草。水潦泡子的田野里，没有蚂蚱跳，没有蝈蝈叫，只有不知从那里飞来的小蝴蝶——灰的，白的，花的……在早开的野花丛里飞来飞去。老人看一个孩子锁着眉尖，一个孩子撅着小嘴，知道他们还在为刚才的事儿气恼，就有意地逗他们说：

“你们想听故事不？”

一听说“听故事”，就象一股春风，吹散了压在两个孩子心头的云雾。

“愿意！”“想听！……”他们每人扯住老人一只胳膊，央求似地说着：“讲啊，讲啊！”“爷爷，你快讲啊……”

老人看两张小脸儿都象是开了花，才松了一口气，就慢言细语地，讲起肚里编排好的词儿：

“这故事呀，也是实事儿。河北边村子里，正在‘闹狼’呢！——”

“闹狼？”大勇不由得一愣，插话问道，“哪里下来的？”

“狼？呀！那东西多恨人哪！”小虹心里打了个哆嗦，眨着眼睛吃惊地喊了起来。

平原村庄的孩子，只从老人嘴里听过“狼外婆”的故事。知道狼是一种凶暴、残忍、狡猾的恶兽，却从没见过狼是什么样儿。

“是啊，”福恒爷爷象平时那样从从容容，有板有眼的讲起来，“西山里不是来了红脸大汉吗？红脸大汉一进山，狼可就惊得崩了群啦！它们逃呀，窜呀，有的就下了山，跑到咱平原地来了。你们知道邻县尹家庄吧？过河往东北，顺千里堤走三十多里地，那一带出产的大鸭梨，个大、皮薄、水多，北平、天津都有名气哪！就在前几天，从那里忽然窜来两只恶狼：扫帚尾巴，长嘴巴，眼睛立愣着，它们白天藏在大沙岗边的苇坑里，晚上就出来偷鸡、拖羊，还吃小孩。起初人们是各自把自己门口，天一黑，就把猪圈羊栏关严，把鸡鸭拖在屋里。狼到哪家，哪家就赶。可是一家一户，黑夜白日，哪顾得过来！你听吧，谁家的猪圈给狼扒了，谁家的羊栏被狼钻了……一天，有个白胡子老汉，打了个盹儿，他家窗户给狼拱开，有病的老伴儿被狼咬伤了肩膀……”

“狼这东西真可恶！”大勇攥起了拳头，气愤地跺着脚，恨不得去跟恶狼拚个死活。

小虹眼睛里噙满了泪花：“老婆婆多可怜哪！老爷爷还敢闭眼吗？”她是个软心肠的姑娘，听见悲惨的故事，就掉眼泪。

“不怕它凶，不怕它坏！”福恒爷爷提高声音说：“尹家庄的人们齐了心，有拿棍子、扁担的，有举锄头、铁锹的，把藏狼的苇坑围了个严严实实，周遭还张上了网子，一声呐喊，冲进苇坑去砸狼窝子。吃饱喝足、睡得正美的老狼，可着慌啦，心里说：‘怎么到哪都挨打呀！看来这也不是安身之地！’于是张开长嘴巴，吐出尖舌头，狠着命地往外闯。撞到东，棍子扁担敲；撞到西，锄砸铁锹劈，晕头转向闯进网子里，一窝狼都被打死了。那个给狼咬坏老伴肩膀的白胡子老汉，用棍子敲着狼脑袋，敞开

大嗓门才说哪：‘对付这种吃人的东西，得齐大伙儿动手才成！’……”

“打得痛快！”大勇称意地说。

“真解恨！”小虹圆脸儿上堆起笑容。

天空里，白云团仍在慢悠悠地飘动着，它们一会象是群群白羊，一会儿化作缕缕炊烟，一会儿变成片片白鳞，忽然间，白云间滚出一团墨似的黑云，满天云朵，顿时幻成层叠的山岭，突兀的峰峦，云端里火花闪闪烁烁，象是条条金龙在飞旋、跳跃。于是，“嘎啦啦——”平原上响起了第一声春雷。

这时的大勇，虽说还不知道福恒爷爷是在平原上撒播革命种子的地下共产党员，可是老人的话，却在他的小心眼儿里打开了一扇窗户，就象是暗黑的长夜里，看见了一盏闪烁的明灯。

四

麦收刚过，滹沱河决口，三义庄一带又发大水了，漫洼遍野，一片白连江，被围村捻护住的村子，就象是漂在海面上的孤岛。

大水围村的第二天，天空的残星还没消尽，大勇就悄悄起来，提了一根应手的小木棒，沿着围村堤，急急地向村西走去。到西街口，他脱下衣裳，举在脑瓜顶上，趟着齐胸的深水，直奔离村有半里地的一块大土岗。这块大土岗上，原来有一座奶奶庙，坍毁多年，无人管理，砖瓦都已埋没，长满了荒蒿野草，这块儿地势高，水淹不到，每逢发大水，远近的兔子、老鼠、狐狸，就都集拢来这里穿穴打洞。这倒成了胆大的孩子们的一个临时小猎场。头一天，大勇在这儿捉了一只小兔崽子；今儿个，他想起早，去逮一两只老兔子，一块炖了，请云老姑、小虹和邻居们